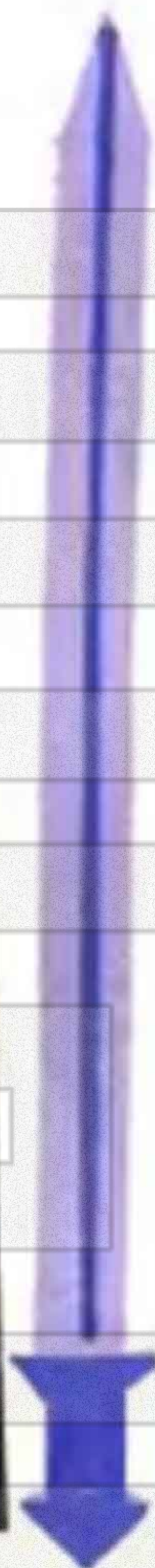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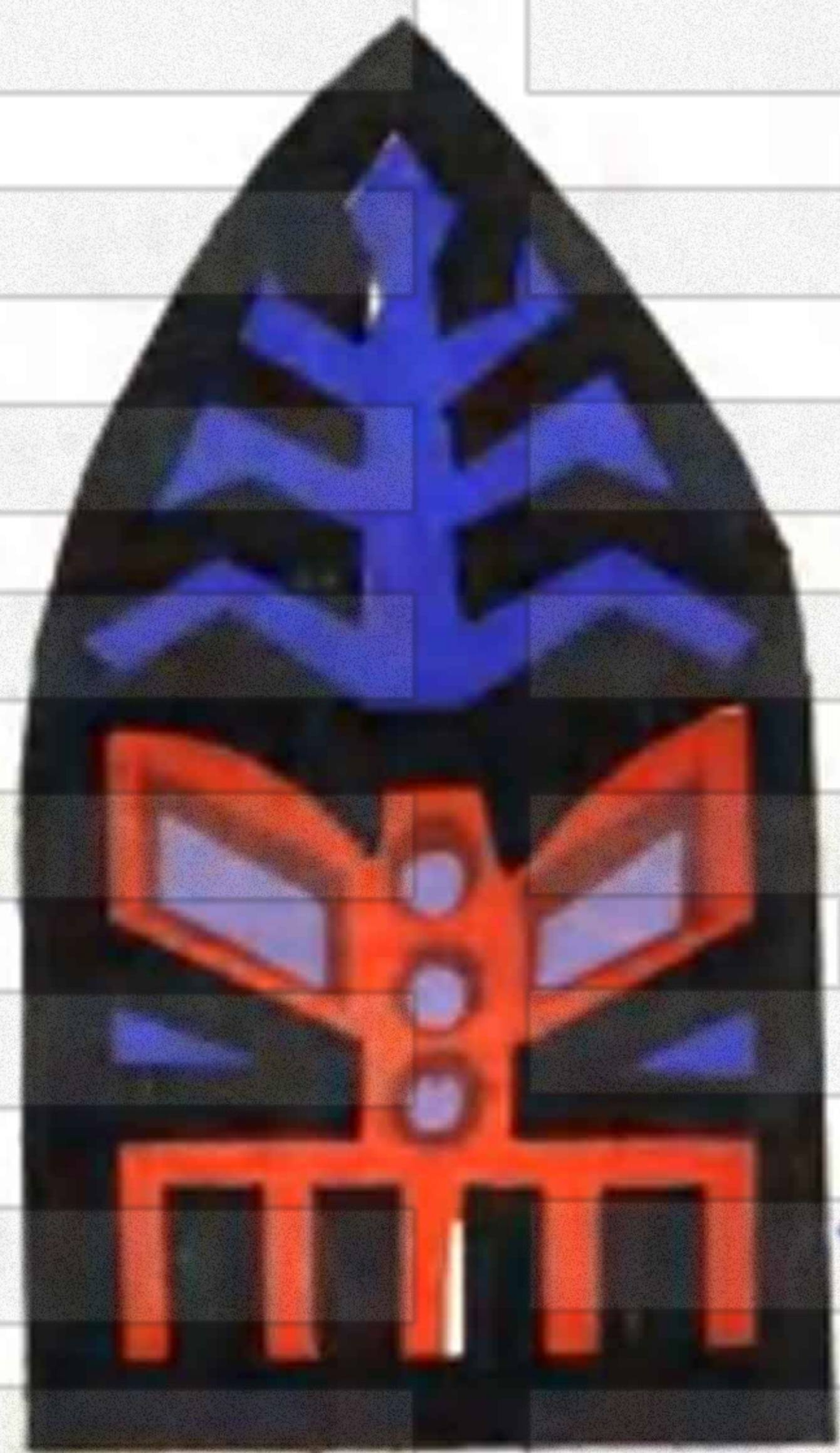


柯尔克孜族

民间叙事诗选



柯尔克孜族民间叙事长诗选

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
(乌鲁木齐市解放路306号)

新疆新华书店发行 新疆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5.875 印张 200千字

1986年12月第1版 1987年3月第1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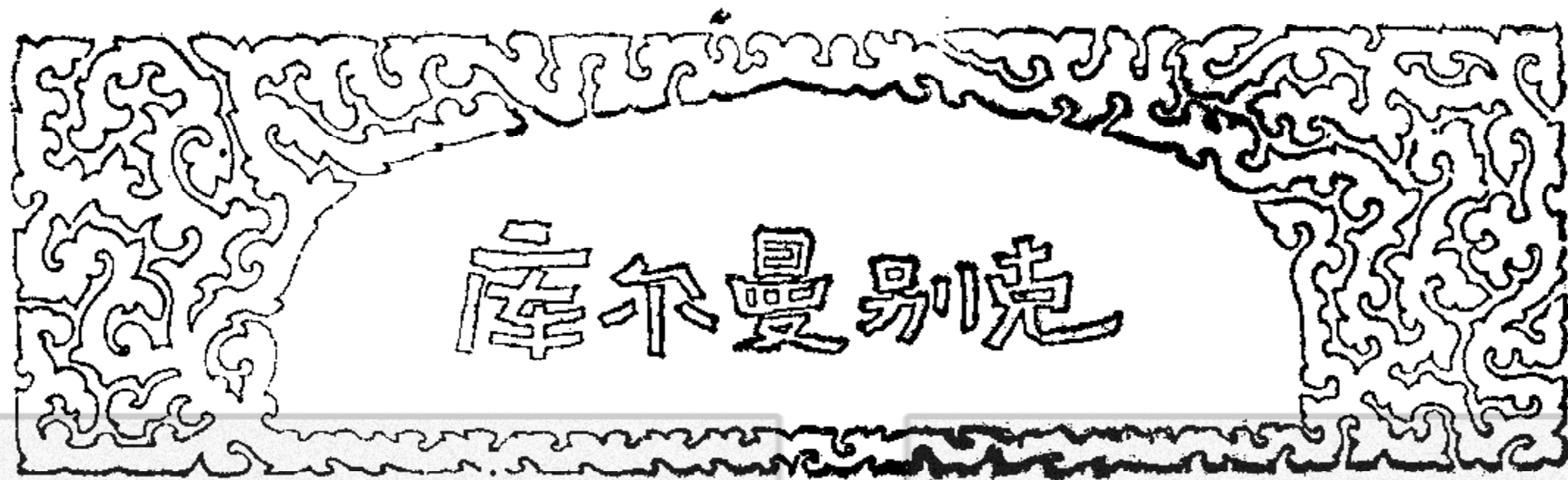
印数: 1—2,000

统一书号: 10098·221 定价: 0.80元

目 录

库尔曼别克 (1)

玛玛克——绍波克 (140)



库尔曼别克

在那遥远的年代里，
在奥普勒的这边，
在阔克阿尔特地方，
世世代代居住着，
柯尔克孜——克普恰克部落。

日出，他们纵马刁羊嬉戏，
日落，他们缓拨琴弦歌唱。
四种大畜肥壮成长，
布满山坡布满草场。
饥饿的时候，
饱餐二岁的马驹，
干渴的时候，
畅饮芳香的马奶酒浆。

柯尔克孜——克普恰克啊，
美满生活蜂蜜一样甜香。

铁依特别克是柯尔克孜的汗王，

他大名鼎鼎威震四方。

铁依特别克娶了七房妻子，

没有一个生男育女，

堂皇的宫殿象荒漠般凄凉。

无子的苦闷使汗王终日唉声叹气，

他象长蛇般翻转着腰身难入梦乡。

汗王沉思默想悄然无语，

欲从克普恰克少女中选娶新娘。

汗王向真主虔诚地祈祷叩拜，

祈求爱妾生个儿郎。

汗王满怀憧憬仰卧在龙床上，

合眼沉入甜蜜的梦乡。

正当铁依特别克酣睡的时候，

考伦汗的兵马闯进柯尔克孜草场。

考伦汗是卡勒玛克的首领，

卡拉沙尔是他们居住的地方。

考伦汗王狂妄骄横，

他身边有剽悍的武将，
压弯大地的兵马横冲直闯，
掠夺柯尔克孜的牲畜和草场。
三个月的肥美山羊羔，
一岁的马驹和种马，
高大的骆驼和种牛，
未穿鼻子的大畜，
未挽过尾巴的骏马，
还有雄健的骆驼，
全被抢掠精光。
宁静的草原火光冲天，
安恬的阿依勒哭声一片，^①
摇篮里的婴儿弃于荒野，
姑娘少妇皆被蹂躏。
柯尔克孜人饥寒交迫，
没有可依托的英雄好汉，
气息奄奄束手待擒。

铁依特的阿依勒里，
住着托略拜和别尔丹别克。
他们是聪明绝顶的智者，

^①即部落的意思。

常常为铁依特排解烦忧。

这时，二位才思敏捷的智者，
正向汗王铁依特出谋献策：

“至尊的铁依特汗王，

卡勒玛克闯进了我们的草原，
克普恰克人蒙受了灾难。

我们二人集思广益，
前来给您把良谋奉献。

考伦汗的贪婪无尽无休，
烧杀抢掠一年又一年。

与其在此若惊弓之鸟，
倒不如远走高飞，

我们穿越安集延，
我们挺进塔什干，

将生活重建得更加美满。

我们至尊的铁依特汗王，
您是主宰我们的比官，^①

我们将沦为卡勒玛克的奴仆，
我们的身躯已挨到恶狼嘴边。

倘若我们留住在这里，

卡勒玛克会挖去我们的双眼。

^①封建社会里的地方官吏。

我们深藏的金银财宝，
还有那撒欢的牛马驼羊，
都将化为乌有焚尸扬烟。
汗王啊！请您快快决策，
让我们摆脱这深重的灾难！”

吓破了胆的汗王铁依特别克，
结结巴巴将话来说：

“别尔丹别克，托略拜，
你们来得恰是时候，
不管我们怎么拚死挣扎，
卡勒玛克也会将我拦腰折断。

你们速去暗告乡亲们，
让我们快快逃走吧！

摆脱卡勒玛克造成的灾难！”
他们三人商议良久，
终于作出了搬迁的决断。

沿着覆雪的白色山沟，
绕过九曲八弯的山峦，
翻过陡峭的冰大坂，
历尽了坎坷险阻的危途，

别尔丹别克率领牧民，
来到了盖别孜套山谷，
与萨尔特克普恰克和塔吉克，
结为和睦相亲的友邻。

舒心的日子不长，
再度陷入忧虑的岁月，

离开故土的人啊！

多么想返回故土！

摆脱了卡勒玛克的桎梏，
却又落入浪迹异乡的愁苦。

困居在盖别孜套山，
别尔丹别克一贫如洗。

远方的卡勒玛克，
更加肆无忌惮烧杀奸淫……

以铁依特别克为首的猎户，

迁到了加斯地方居住，

托略拜举家搬迁，

居住的地方名为库略雪。

没走过长途的人不知途中的艰辛，

没离开过家乡的人不知故土的温暖。

搬迁尚未盈年，

再次被考伦汗抢劫。
柯尔克孜人没剩下一头大畜，
没剩下一只会吠的猎犬，
没剩下一只能宰的羔羊，
没剩下一件囫圇的长衫。
丧心病狂的考伦汗，
穷凶极恶使得鸡犬不安。
妻子被蹂躏，
老翁遭欺凌，
托略拜饮刃身亡。
象羊群失去了带头羊，
柯尔克孜分崩离散。
灾难深重的柯尔克孜，
顿时沦为卡勒玛克的奴仆。

2

在这不幸的苦难日月，
铁依特娇妻苏来依卡，
却出人意料怀了身孕，
铁依特别克狂喜如癫，
挨家逐户把喜讯传送。
柯尔克孜——克普恰克人，

纷纷前往祝贺，
铁依特别克手舞足蹈，
杀牛宰马举行庆典。
为幼主祈祷朗诵经文，
命名为库尔曼别克。

老年得子的铁依特，
后继有人心满意足，
感谢真主的恩典和护佑，
使他铁依特晚年交上好运。

幼年的库尔曼别克，
长一天就象别人长一年。

库尔曼别克膂力超人，
当他长到十二岁的时候，
世上已无人能将他摔倒，
这个曲纳克^①长到十二岁，
世上竟无人能与他匹敌。

血性方刚的库尔曼别克，
听着众乡亲泣诉——
嗜杀成性的卡勒玛克

^①爱称，意为小耳朵。

杀戮柯尔克孜的血泪史，

这超俗拔群的曲纳克，

五内如焚，恨难休。

克普恰克人受尽煎熬，

库尔曼别克坐卧不安，

他径直来到铁依特父王跟前，

倾诉了自己报仇雪恨的壮志。

胆小如鼠的铁依特别克，

吓得浑身哆嗦成一团，

不待爱子把话说完，

铁依特汗王一口回绝：

“我的孩子，你千万莫去闯祸，

卡勒玛克可不是一推就倒的土墙！”

猛虎不走回头路，

库尔曼别克不肯食言，

智勇过人的库尔曼别克，

桀骜不驯自有佳见。

整好行装备足了食品，

吆喝上父王的马群，

给骆驼备好鞍鞴，

披星戴月走向盖别孜山。

跋涉了十二天的路程，
在一个晚祷的时辰，
来到了别尔丹别克的家园。

英姿勃发的库尔曼别克，
向别尔丹别克倾吐心事：

“尊敬的别尔丹别克，
您曾是我父王的近邻，
卡勒玛克人将我们拆散，
柯尔克孜人四处飘零，
克普恰克人寡势单，
曲眉低身忍辱偷生。

“孤单的人会被狼吃掉，
离群的人会被风吹跑。
这是祖先留下的遗言。
让我们去联络库喀雷，
让我们迁往加斯去吧！
柯尔克孜——克普恰克人，
应该团结一致相依相携，
遇上拔树倒屋的狂风，
遇上翻坟倒墓的洪水，
遇上咬牙切齿的仇敌，

遇上毁灭宇宙的凶顽，
遇上难以翻越的高山，
遇上灭绝一切的巨人，
遇上蜂拥而来的劲敌，
遇上铺天盖地的兵丁，
我们也要披甲执矛冲锋陷阵。

让我们觅寻善计良谋，
向凶狠的卡勒玛克出击复仇。”

别尔丹别克心花怒放，
手舞足蹈难以自持：

“喜讯从天外飞来，
英雄在克普恰克的花园里降生。

我们失去了牛羊失掉了人民，
在离乡背井的地方陷入绝境。

让我们快快行动吧，
一切听从你的调遣。”

别尔丹别克与库尔曼磋商，
做出了英明的决断。

他们连夜拆除毡房，
朝日落的西方搬迁而去。

他们翻越一座座雪山，
餐风宿露连续行进。

整整走了一十五天，
克普恰克人全部汇聚到了加斯。
摆脱了让人惊悸的屠杀和抢掠，
克普恰克人的生活开始兴旺。

宰食二岁的嫩骡肥马，
鲜香的马奶拌进了蜜糖；
夜以继日地歌舞狂欢，
一片昌盛的升平景象。

但是，这个虚伪可厌的世界，
绝不允许人间好景常在。

3

住在加斯的卡拉卡勒帕克，
是克普恰克人的近邻。

名叫阿克玛特的汗王，
是卡拉卡勒帕克的首领。
他是个贪得无厌的暴君，
塔什干一带全被他占领。

迁居到加斯的克普恰克人，
早就听说他的赫赫威名。

阿克玛特汗贪心不足，
要把克普恰克人变成自己的奴仆。

“他们应尊我为汗王，
双手抚胸向我称臣。
加斯是肥沃的草场，
我怎能让他们在这里幸福安生。

他们应交纳草捐和赋税，
这是每个奴仆应尽的义务。”

阿克玛特选派六名恶棍，
来到铁依特别克汗王面前。

六名使者按阿克玛特的吩咐，
滔滔不绝地说了一遍。

胆怯的铁依特别克汗王，
惶惶不可终日似坐针毡。

铁依特别克愁眉苦脸，
犹如蛇一样扭动不安。

别尔丹别克低声下气，
奉献了珍贵的贡品。

时光荏苒倏忽二月，
已到了接羔的旺季。

阿克玛特贪欲无厌，
竟又索要牲畜接羔税。

“克普恰克胆敢不付接羔税，
我将象割草般地将他们斩杀，

让他们的部落只剩下毡房空架，
让他们的人畜在血泊中挣扎。”

铁依特别克得知此事，
魂飞魄散冷汗直流。

“昨日纳完草捐，
今日又索羔税，
我搬到加斯来，
原是胡大加罪？”

他痛惜自己的牲畜财产，
热血浸泡着他揉碎了的心。

阿克玛特别克急不可待，
象跌进烈火中的魔鬼狂癫。

从紧握月牙斧的力士中，
从拚刺长矛的武士中，
他挑选了一十五名壮汉。

“你们去收捐索税，
速去速回。”

威严的汗王下达圣令，
英勇的武士火速出发跃马扬鞭。

武士们闯进加斯草原，
鞭打克普恰克牧人掠走五百匹骏马。